

## 易装的狂欢

### ——从《穿裙子的小男子汉》论性别与服饰

王 洁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 服饰是性别差异中强有力的文化象征, 穿着与自己生理性别不相符的服饰(即易装)通常会被认为是逾越、挑衅的行为。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大卫·威廉姆斯的《穿裙子的小男子汉》通过书写十二岁的男孩丹尼斯穿裙子这一易装行为, 凸显了服饰之于性别建构的重要意义。易装是一场性别越界的狂欢, 它在颠覆刻板印象、打破性别二元区隔的同时, 也鼓舞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更加自由地做自己。

**关键词:** 服饰; 性别符号; 易装; 刻板印象; 性别建构; 性别越界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4-0020-04

**DOI:** 10.14091/j.cnki.kmxxyb.2019.04.004

## The Carnival of Cross-dressing

### —An Analysis on Gender and Clothes from *The Boy in the Dress*

WANG Ji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China 266100)

**Abstract:** Clothing is the powerful culture symbol in gender differences. Generally speaking, clothing that is incompatible with one's gender will be seen as an impassable and defiant behavior. *The Boy in the Dress* is written by David Walliams, who is an Engl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author. This book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clothing for gender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transvestite behavior of a 12-year-old boy, Dennis, who once wore a dress. Cross-dressing is an orgy of gender transgression, which not only subverts the engraving impression, but also encourages everyone in society to be themselves more freely.

**Key words:** clothing; sex symbol; cross-dressing; stereotyped image; gender construction; gender transgression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是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大卫·威廉姆斯的代表作。书中主人公是个十二岁的男孩子丹尼斯。他住在一个普通小镇的一条普通街道上, 其家庭也很普通。但是“丹尼斯是与众不同的”, 而丹尼斯的“与众不同”仅仅在于, 他喜欢做女孩子做的事情。丹尼斯喜欢看一档叫做《特丽莎》的电视节目, 但丹尼斯的爸爸认为这是给小姑娘看的电视节目。丹尼斯每个礼拜只有5英镑的零花钱, 但他却愿意花上3.8英镑去买一本《时尚》杂志, 丹尼斯的哥哥说:“那样的杂志是给女生看的! 还有变态的男生!”除此之外, 丹尼

斯还对漂亮裙子有着近乎狂热的喜爱。终于有一天, 丹尼斯在朋友丽莎的怂恿下, 穿上了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 还化了妆, 戴了假发。于是, 一场由易装引发的轩然大波, 就此拉开了序幕。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将性别与服饰间紧密而微妙的联系呈现出来。服饰是性别在外表上最显著的界限, 也是社会性别秩序的重要表征。性别建构论长期都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话题, 而服饰作为性别建构的重要方面, 它对于性别建构的意义正如伍德豪斯所言:“服装构成了社会符号系统的一部分: 它被用来表明人们的社会归属……首先, 它

收稿日期: 2019-02-26

作者简介: 王洁(1994—), 女, 山东青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被用来划清性别的界限，因此尽管服装的象征意义随着时尚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性/性别的信息却保持不变，即女性的外表显示着女人的性，而男性的外表则显示着男人的性。”<sup>[1]183</sup>服饰背后的社会性别秩序，不仅规范着成人的着装行为，也规范着儿童的着装行为，大卫·威廉姆斯的《穿裙子的小男子汉》即是鲜明的例子。本文试通过分析《穿裙子的小男子汉》这一儿童文学文本来探究易装这一行为背后所暗含的性别与服饰之间的关系。

### 一、“男裤女裙”：作为性别符号的服饰

尽管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但在绝大多数国家我们都能看到用穿裤子的小人和穿裙子的小人来作为两性专用的卫生间的标志。可以说，裤子和裙子俨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种象征性性别符号。然而，原始人的树叶或兽皮作为服饰的最早起源，它们在诞生之初并不带有性别区分的意味，那么“男裤女裙”是如何成为性别符号的？服饰作为性别符号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化过程？

李当岐先生认为，在西方，男女服饰在16世纪的文艺复兴之前并无性别上的明显区分。在文艺复兴时期，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欧洲的服饰才开始夸张地强调性别差异。“男性用填充物强调和夸张雄健的男性特征，甚至赤裸裸地表现男性的第一性征；而女性则以紧身胸衣和裙撑来夸张女性外型特征。”<sup>[2]13</sup>自此以后，男女服饰开始进入截然不同的发展轨道：“男装是17、18世纪逐渐摆脱装饰过剩的束缚，朝着简洁、朴素、便于行动的机能化方向发展，终于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现代西服的直接始祖——休闲茄克（lounge jacket），长裤也从此成了男性的性别符号。”<sup>[2]13</sup>与此相对的，裙子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女性的性别符号。自裤子与裙子成为男性与女性的“专属”服饰后，“男裤女裙”便越来越固化。法国甚至颁布法令规定女性不能穿着男性服装，除非向巴黎警察局备案获得专门许可，而这一法令直到2013年1月31日才废除。

在中国，“男裤女裙”成为外在的性别符号是受西方影响。尽管我国在汉代就已经确立了男女服饰的性别差异——汉代女服紧窄的上衣和长裙突出了腰身，开始强调女性的体形特征，但在辛亥革命之前，大多数男性仍身穿与裙子相似的长袍。辛亥

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带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意识，同时也带来了西化的生活方式和服饰思想。辛亥革命之后，男人穿西装，女人穿旗袍才逐渐成为一种普泛化的着装。

在服饰发展的过程中，男人穿裤子、女人穿裙子慢慢地成为人们的共识，以至于说到裤子，人们便会联想到男性，而说到裙子就会联想到女性。“男裤女裙”的着装观念日益根深蒂固，直至裤子和裙子逐渐演变成为性别符号。如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可以接受女性穿裤子这一易装行为，但是男人穿裙子却依然被认为是怪异甚至变态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的丹尼斯只是穿了条裙子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甚至被学校开除的原因。在《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穿着漂亮的橘黄色亮片裙子和高跟鞋，并且化了妆、戴了假发的丹尼斯走进了校园，可是没有人识破丹尼斯，直到穿着裙子和高跟鞋的丹尼斯忍不住踢了一脚足球并因此摔了一跤时，丹尼斯的高跟鞋飞了，假发也掉了，卸掉了外在的性别伪装之后，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个“女孩”是丹尼斯。

任何符号都包括“能指”与“所指”两部分，对于服饰来说，作为“能指”的裙子与裤子，其“所指”指向的是女性/女性气质与男性/男性气质。在性别区分上，服饰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载体，即使是在身体不在场的情况下，服饰也能展示出性别的差异。与此同时，易装行为也显示出了性别展现上的随意性和伪装性：“如果男性可以随意化妆成女性的样子，性别便剥掉了它自然的外衣，而展现出一系列由文化规定的风格。”<sup>[1]226</sup>在《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丹尼斯被看作是女孩子完全归因于他穿了裙子，扮成了女孩子的样子，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在性别区分方面，作为性别外在表征的服饰比生理性的身体更具表现力，而这也是服饰之所以能够成为性别符号的重要原因。

### 二、服饰：性别建构之一翼

“性”（sex，也被称为生理性别）与“性别”（gender，也被称为社会性别）的区分在西方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作者乔安妮引用了安·奥克利的这样一段话：“‘性’是指称男女

之间的生理差异时所使用的一个词：肉眼可见的生殖器差异，相关的生殖功能上的差异。而‘性别’则与文化有关：它指那种将‘男性’和‘女性’区别开来的社会分类法。”<sup>[1]181</sup>换句话说，是社会文化赋予生理性的身体以各种含义，并不存在本质化的性别，性别化的身体实际上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而服饰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性别的建构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奥克利所说：“在对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男孩还是女孩进行判断的过程中，他（她）的衣着、地位、社会联系和个人特征所产生的作用，丝毫不亚于他（她）那特定的生殖器官。”<sup>[1]182</sup>服饰作为显著的社会符号和标志，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划清性别的界限。

“服饰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所有的服饰都是人类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的聚合体，即体现着文化的一切特征。”<sup>[2]5</sup>一方面，服饰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它参与着性别及性别秩序的建构；另一方面，性别秩序反过来又规范和固化着穿着的性别化，因而服饰与性别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服饰已成为社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女性，从女孩子阶段就被期待是温柔的、安静的、娇弱的、顺从的……所有这些特质可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女性气质”；同样，一个男性，从男孩子阶段起就被期待是勇敢的、强壮的、好竞争的、独立的……而这些特质，也可以用“男性气质”一词来概括。所谓的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其实是社会对性别刻板印象的体现，服饰，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一个富有女性气质的女性，被认为应该穿着美丽的裙子而不是裤子；同样的，一个富有男性气质的男性，也绝对不会被允许穿裙子。服饰，是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的重要外在表征。

在《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小男子汉”这一称谓本身就是性别刻板印象的一种表现，而男孩子穿裙子这一易装行为，因为打破了人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所以被看做是怪异和荒诞的。在《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当所有人都知道丹尼斯穿裙子这件事之后，大家的反应是这样的——

“时间好像慢了下来。丹尼斯，站在操场中间，穿着女孩的裙子，化着妆，一只脚穿着高跟鞋。沉默像雪一样席卷了操场。所有人都停下了

他们正在做着的事情，转头看他。接着—— 鸦雀无声中传来一阵笑声。

一声。

又一声。

不是那种碰到什么好笑事情的笑声，而是残忍的、嘲弄的笑声，为的是让人受到伤害和羞辱。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丹尼斯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笑他。笑声成了永恒。”<sup>[3]92</sup>

不止同学们嘲笑穿裙子的丹尼斯，学校校长霍特里先生甚至因此开除了丹尼斯，他对丹尼斯说：“穿成那样，还化妆，穿高跟鞋，真是恶心。”回家之后，爸爸对丹尼斯说：“我干了什么遭到这样的报应啊？我儿子喜欢穿裙子！”对于丹尼斯穿裙子这件事，丹尼斯从爸爸的眼神里看到了自从妈妈离开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的痛苦的眼神。

自“裙子事件”之后，丹尼斯感觉到，他的生活结束了——而他只有12岁。

为什么对于易装——尤其是男扮女装——社会会报以如此大的恶意，哪怕丹尼斯还只是一个孩子？服饰何以有着如此大的力量？究其原因，服饰并不是单纯的衣服而已，它还是一种象征，一种秩序，一种“模具”。换句话说，性别化的服饰是一种规范，穿上什么样的服饰，那么就得按照规范“扮演”一种什么样的人——首先就是性别问题，即是一个男性还是一个女性的问题，正如法国曾在1793年出台的关于“着装自由”的法令中明确规定每个性别都必须穿着符合自己性别的服装。而“易装行为最重要的方面，是它向我们简单的二元思维提出了挑战，让我们进入对‘女性’和‘男性’分类的质疑中，不管它们被认为是本质的，还是被建构的；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上的”<sup>[1]224</sup>。

另外，在易装行为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社会对“女扮男装”的宽容度明显高于“男扮女装”。一个装扮成女性的男性，更容易被他人嘲讽，正如小说中穿裙子的小男孩丹尼斯。笔者认为，这表明社会对于男性/男性气质的认可仍然高于女性/女性气质。在《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丹尼斯最后与所有人都达成了和解，但原因并不是丹尼斯的易装行为得到大家的理解，而是丹尼斯作为足球队中坚力量踢赢了一场足球决赛。这体现的显然是丹尼斯的“小男子汉”气质。诚然，并不是所有人都

对丹尼斯穿裙子的行为施以嘲讽，但很明显的，也没有人觉得丹尼斯穿裙子是正常的行为，就连丹尼斯自己也不认为他穿裙子是天经地义的。

当服饰作为性别差异的重要外在表征建构了稳定的性别秩序之后，任何动摇或者挑战这一秩序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挑衅的、反叛的。但是，倘若这一性别秩序不被质疑和挑战，那么以服饰为代表的文化力量只会使得这一秩序更加坚不可摧。正如华梅的《服饰社会学》中所指出的：“在性别差异这一点上，服饰起着巨大的离心力作用，使男人更加男性化，使女人更加女性化，促成两性各向异端发展，造成其体态上的鲜明差异。”<sup>[4]63</sup>

### 三、易装：颠覆性别秩序的狂欢

苏联批评家巴赫金在其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两本专著中提出了著名的狂欢化问题。巴赫金指出，中世纪的狂欢节的本质是对已建立的秩序的暂时颠覆，在这期间，所有的社会权力结构都被易位了，因而狂欢具有一种颠覆效果。服饰是性别秩序的重要表征，而易装作为一种颠覆性别刻板印象、挑战社会性别秩序的性别越界行为，体现出了鲜明的狂欢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主人公丹尼斯并不是“LGBT”中的任何一种类型。L即lesbian，指（心理）女同性恋者；G即gay，指同性恋者；B即bisexual，指双性恋者；T即transgender，即跨性别者。小说中的丹尼斯既无性取向问题也无性别认同问题。对于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丽莎，丹尼斯在和她第一次见面时甚至想通过把自己的名字换成更酷的“布拉德”或者“德克”来打动她，吸引她的注意；面对丽莎的时候，他也会心跳加速。有一次，丹尼斯很想把自己对丽莎的感觉说出来，可是他就是说不出来，因为，“我们都会碰到一些人，当我们在他们身边时，整颗心感觉像在天空中。即使你是个大人，有时候还是很难把那种感觉说出来”<sup>[3]126</sup>。除此之外，丹尼斯最喜欢的事情是踢足球和穿裙子，他对于踢足球的热爱，和对于穿漂亮裙子的热爱不相上下。丹尼斯穿裙子，也只是因为喜欢，因为“好玩儿”而已，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丽莎对丹尼斯说：

“我认为所有的规则都很无聊，这个能穿，那个不能穿。每个人都应该穿他们想穿的。”<sup>[3]44</sup>易装的意义，正在于此，即通过跨越性别界限的穿着来实现性别的越界，打破既有的性别化的服饰规范和性别秩序，穿自己想穿的，做自己想做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

易装，并不是具有诙谐性和调侃性的戏仿行为，而是一种“恣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指出：“恣仿如同戏仿一样，是对一种特殊的或独特的风格的模仿，戴上风格化的面具，说着已经死亡的语言：但是它是一种中性的模仿实践，没有戏仿所有的别有用心动机，没有讽刺的冲动，没有讥笑，没有隐隐觉得仍然有某种规范的东西存在，跟它相比，模仿中的这个是简直滑稽可笑。恣仿是白纸般的戏仿，是失去了诙谐的戏仿。”<sup>[5]</sup>易装行为以严肃而不是戏谑的态度，通过模糊两性在外观上的直观区别，来反抗性别刻板印象，质疑和颠覆社会的性别秩序与着装规则，并进一步打破性别之间的二元区隔，从而让每个人都能穿任何自己想穿的衣服，更为自由地做自己。正如在狂欢节中，每个人都可以无视规则、无视秩序、无视权力，做最本真的自己。

综上，《穿裙子的小男子汉》通过书写男孩子丹尼斯穿裙子的易装行为引发的轩然大波，体现了服饰在性别建构方面的重要意义。服饰既是性别的载体也是性别秩序的象征，而易装行为则是对这种性别秩序的颠覆与反抗。易装是一场通过服饰来实现性别越界的狂欢，在这场狂欢中每个人都被激励无视性别的规则与束缚，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同时也更加自由地做自己。

### 【参考文献】

- [1] 恩特维斯特尔. 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 [M]. 郜元宝，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 李当岐. 男裤女裙——服装的性别符号 [J]. 装饰，2008，01（1）：12-18.
- [3] 威廉姆斯.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 [M]. 马志彦，译. 南宁：接力出版社，2013.
- [4] 华梅. 服饰社会学 [M].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5.
- [5] 巴特勒.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M]. 宋素凤，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81.